



四十的惑与不惑

□ 储朝晖

高分并不一定带来成就与幸福；天性的自然成长发展才是成就人生与幸福的必要条件

高考恢复已经40年了，比照孔子对人生各阶段历程的特征描述，中国高考正进入“四十不惑”之年。

不少经历过1977年以后历年高考的人还健在，这些人的感受千种，不只各人不同，各届也不同。纵向对比，当初百里挑四的高考对人生的改变巨大，给了不少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兴奋感。而当下不少地方的录取率超过80%，毛入学率超过40%，不少人拿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上不上大学需要再三考虑、选择。前后相比，高考似乎远远没有当初那样改变人生的巨大效力了。

从世界范围看，常常是不发达的国家、处于发展的地区读大学对人生的改变较大，而发达国家、成熟的现代社会中，上大学改变人生的绝对效果明显下降。依据这个参照观察，40年前后高考对人生改变效果的衰减，是这期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必然结果，是谁也无法左右的大势所趋。从升学者的构成看，4%与80%的人成分自然不同，期望80%的人都获得4%的人才能获得的幸运显然不切实际。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40年来高考面对的参考人从几十万增加到近千万，参考者的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个性更加多样，而考试的标准与方式、录取的程序与模式都未做相应的改变。这样的高考不仅对发展变化的中国教育形成巨大的制约，而且对每个可能或即将参加高考的人都是把双刃剑。

在于单一的考试标准下，任何一位参考的人要想考高分，就得要丢失一些自己的天性。而高分仅对自己升学有工具价值，并不意味着一定带来成就与幸福；天性的自然成长发展才是成就人生与幸福的必要条件。于是，高考与人的成长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随着参考人数的增加和参考者成分的变化而越来越大。相对于每年近千万的参考者和数以亿计奔着高考的中小学生的成长发展而言，当下的高考招生制度确实有点老旧了；相对于世界各国专业的第三方评价和各高校的自主招生制度，高考招生制度本身也实在落后了。

面对如此的高考，改革是必要的，改革也正在启动。然而改革需要有个过程，对于众多准备参加高考的人而言，你还可以改变自己与高考的定位，把高考当作人生通道而非人生目标。高考怎样改变人生越来越变成每个人个性化的选择，是通过损失更多的天性考得更高的分数，还是在保留天性与获得一定分数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这个选择要每个人在面对高考时去试探，还需要他们的父母、老师及同学们的默契配合。

能在进入高校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超过80%的人都能上大学的情况下，能不能进入高校学习、进入大学以后怎样学习比进什么样的高校学习对于改变人生更具有显著的意义。领会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在自己的人生与专业规划中利用高考，从而避免高考成为桎梏自己人生发展的绳索。

40年的高考，每年迎来的是天性不同的青年。若要更好地为一代代青年人成长发展服好务，高考需要更真实的变革，明确考试主体，建立多元标准，组建专业团队，给参考者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

青年学子也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把高考看得更明更透，看清它对自己的利害之所在，尽可能多地增加自主选择机会，才能够通过这条途径走向更美好的人生。

对于当年的众多年轻人来说，高考恢复的消息不啻于冬天里的一道暖阳。是高考，改变了莘莘学子的人生轨迹，坚定了人们“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心，也开启了科教事业改革的大门，推动中国走向科学的春天。回望40载风风雨雨，留下的是那些青春过往的美好记忆——

致敬！奋斗的青春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资料图片）



▲备战 曹正平摄



▼毛坦厂中学送考（资料图片）

1977

命运转折的起点

□ 王毅

1977年国庆节后不久，母亲告诉我，《人民日报》登了恢复高考，当年冬天就进行的消息。“毅伢子，你何不去试试？”我至今还记得她欣喜鼓励的神情。

当了四年矿工，一直没放弃读书的爱好，我何尝不想去？但三班倒重体力劳动，又没有复习材料，能考上吗？我鼓起勇气与班长说了，没想到这位小个子的豫东籍老矿工倒是支持，保证我每周一天的公休，实在不行还可以请点事假。

12月9日，我走进设在河南省伊川县高山公社中学的考场，两天考完语文、政治、史地和数学四张试卷。这一年是各省自己命题，河南的作文题二选一，我选了“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自己感觉写得不错，因为夏天去承德探亲，北京转车时还真在天安门一带转了转，有点亲身感受。然而，考试结果出来了：名落孙山！

老老实实地当矿工吧？心里有几分不甘。过了年，一转眼到了4月，《人民日报》又登了1978年高考的消息，改为全国统一出题，教育部

历史的必然性，就以当年一个务实领导人在教育座谈会上当场拍板，马上恢复高考的偶然性而展现出来

还编了复习大纲。有了具体的考试范围，有了临场经验，却张不开口要复习的时间了——已经给你时间，正八经考了一次没考上，还好意思说吗？夏季的高山煤矿谷元井正是大战一百天的生产高潮，谁都不能轻易请假，但考试那两天如果不是公休，怎么进考场呢？只有一个办法，把每周的一天公休攒起来，到时候集中使用。

7月20日是考试第一天，第一门还是较有把握的语文，但19日晚上我复习数学到深夜。父亲催我睡觉两次，“马上，马上”，我支吾过去，父亲苦笑，没再说什么。后来知道了成绩，我数学只考了21.5分，全靠别的科目帮衬，竟考上了郑州大学中文系——正是我最喜欢读的系。

77、78级已经成为一个“共名”，一个中国当代史上不同寻常的高等教育现象，一个人人都有故事、整体颇有成就的大学生群体。这个

群体在基本上退出工作岗位了。微信群中，郑大中文系78级的同学聊起当年，都感慨这个人生转折，都谈到兴趣、执着和人生阅历的作用。知青下乡或工矿劳动，不管环境如何让人认命，都没有扑灭那点对知识的热爱，对改变命运的渴求。

人生中的偶然常有扭转命运之力，历史学家们也似乎越来越重视历史进程中偶然因素的巨大作用。一个国家，在极“左”盛行了十年之后，再在扭曲的道路上彷徨若干年，并不是没有可能。不说5年，即使是3年后恢复高考，这个后来活跃于各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和学术都出了不少栋梁之材的群体，就未必会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就以当年一个务实领导人在教育座谈会上当场拍板，马上恢复高考的偶然性而展现出来！

一个以狂热始以理性终的时代，一个悲喜交集、不可复制的77、78级，让人想起马恩那句名言：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常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则作为喜剧出现。诚哉斯言！

1988

回味备考一丝甜

□ 王晋

每逢高考来临时，总会触动一些记忆。今年滋味格外不同，因为家有考生。时间一天天逼近，孩子每天早出晚归，看着他面前一堆堆的书本、写不完的卷子，除了端茶送水，似乎帮不上什么。

我的高考在1988年。那时，语文、数学两门主课满分还是120，考试没有现在这么灵活，没有所谓文综理综，没有英语听力，很多知识主要靠死记硬背。不知为什么，记忆里，我的高考并没有太多苦味。细细品来，反而有一丝丝的甜。

复习高考时，我给班里同学创造了一幕难忘的记忆。盛夏的中午，班里特别憋闷。我觉得身体不适，就往教室外走。已经走到后排出门的地方，我晕倒了，头撞到门上，发出巨大的声响。醒来时，我在校医室，一群人围着我，脸上都是关心。校医说，“都回去上课吧，她没

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经过时间发酵，也许会酿成一杯美酒，前味是苦，间或有酸，后味回甘

事”。我在那里躺了一节课。从那以后，我受到了大家的格外关照。淘气的同桌天天给我擦桌子，还说“以后再也不敢惹你”，最好的朋友每天泡一杯糖水看着我喝下去，那时没有互联网，同学不知从哪里查了食疗方给我写了小纸条……多年后，同学群里，大家说起这件震动全班的“大事”，一位默默无语的同学翻出了当年的日记，“你晕倒是哪年哪月哪日，上午发生日全食，救援人员是哪些同学”。

考场离家挺远，那时没有“高考房”，汽车尚未进入家庭。大部分同学都是骑车到考场。妈妈送我入考场后，就去附近的二姨家准备午餐。考完接我过去，进门先饱餐“战饭”，再午休一会儿。

下午接着考。那时，高考是三天，记得作文题是《习惯》。语文老师提前带着我们练了很多议论文，告诉我们如果能套用一定用上。走出考场，老师迎上来，满眼期待，看到我们班的就问：“咱们练的作文，用上了吗？”有些同学摇头，他有些失望。问我时，我回答“用上了！”老师喜形于色。

如今，早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的孩子面对高考，似乎也比我们多了些淡定。有的孩子家里已在盘算出国，高考并非唯一出路。以前所谓“头悬梁锥刺股”的拼搏，好像也没那么孩子践行。死记硬背不仅孩子不愿意，老师也多次提醒行不通。看着孩子每天在题海里扑腾，有时我想告诉他，珍惜吧，高考时光！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经过时间发酵，也许会酿成一杯美酒，前味是苦，间或有酸，后味回甘。

2003

赶上了最难高考

□ 韦伟

“非典”那年的高考，号称是史上最难高考。教材改革不说，临时又把考试时间从7月改到6月。那年高考的几个代名词：史上最难数学题、教改、“非典”、估分报志愿，现在想来仍记忆犹新。

摸底考试从3月份就开始了，“非典”的恐慌好像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父亲在医院工作，因为要抽调医护力量到北京支援，我们得到消息比较早。有一天，他拿了一个白色厚棉质医用口罩放在我手上，用近乎命令的口吻让我记得戴上，我出门也就随手揣进口袋，不以为然。突然有一天，说是从北京到老家的一列火车上，发现了疑似“非典”病例，全城都沸腾了。学校老师每天早上都在校门口等着给大家测体温，楼道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学校宣布，从发现疑似病例的那天起，中午需要自己带饭，不准午

我总是想感谢那些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没有因为浪费时间而与梦想失之交臂

休出校门。当时学生们还没有手机，每到中午，家长只能从学校铁丝围栏的夹缝中往里送饭。突然有一天，老师在家长会上宣布因为天气原因，从今年开始，高考提前一个月举行，这就意味着复习时间少了一个月。雪花片一样的试卷每天落在头上，母亲为我请了两个化学老师补习，晚自习之后和周末的时间也被填满，好像是连吃饭都可以省掉。

6月就这么来了，早上起来空气湿漉漉的，但是很凉爽。爸爸特意请假一直在外面陪着我。虽然家长陪考会给考生压力，但是这又好像是一个仪式，是做父母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使命。监考老师在入校门前就给每个人测量体

温，有问题的考生会单独在一个考场隔离。校门口停放着120急救车，这无形中让空气里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只记得数学考试非常难，我还算正常发挥，很多考生出来都哭了。父亲怕我受影响，也没有问一句考得怎样的话。随后便是估分报志愿，几家欢喜几家忧，大多数同学都进入了理想的专业，全年级有40多位同学去了清华北大。

现在回想起来，我总是想感谢那些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没有因为浪费时间而与梦想失之交臂。我后来进入了中国传媒大学学习录音专业，成为一名音乐制作人。我的同学有的成为知名画家在纽约开展，也有的创业有了自己的公司。每次聚会，大家都还会谈论起当年的小事。感谢我们匆匆走过的青春，留下了这些纯真年代里最美好的回忆。

高考大事记

1977年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983年

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这也就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政策的实行

1985年

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

1996年

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

1997年

高校全面并轨，民办大学开始兴起，学费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

1999年

扩招、实行“3+X”的高考模式、考后填报志愿

2000年

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2001年

教育部宣布取消高考考生“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的限制，报考普通高校年龄、婚否不限

2012年

教育部发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长达13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走到终点

2013年

新课改方案按照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两类，设置相应的考试科目

2015年

全国性加分项目及鼓励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只保留一些特长生加分项目

2016年

全国26个省份高考使用统一命题试卷